故宫养心殿区建筑彩画历史信息的探讨*

Th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f the Decorative Polychrome Painting in the Forbidden City's Hall of Mental Cultivation Complex

杨红　纪立芳　李广华

Yang Hong　Ji Lifang　Li Guang hua

内容提要：

故宫养心殿区自雍正皇帝起正式作为皇帝寝宫和日常理政的中心，这一区建筑彩画与建筑功能的变迁息息相关，处处彰显皇权的威严。2016年故宫养心殿区域全面开展研究性保护工程，本文结合此次工程对养心殿区建筑彩画进行实地的勘察、测绘，并试图从多学科、多角度综合分析方法来解读。利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以时间为轴，通过档案文献的梳理，结合建筑彩画实物例证形制分期特征、建筑使用功能的变化、帝后的审美喜好、相关彩画旁证，及采用科技手段检测来综合分析养心殿明清两朝建筑彩画的多次变更。全面的考证了这一区内外檐至少保留有明代中晚期嘉靖朝、明末清初、清代中期乾隆朝、清末四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彩画遗存，为下一步保护修缮的实施提供了可靠依据，同时也为目前学术界彩画的分期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

养心殿　明代彩画　清代彩画　历史信息　变迁

ABSTRACT:

Since the Yongzheng reign (1723-1735), the Hall of Mental Cultivation (*Yangxin dian*) became the residence and center of daily governance for the emperor. The decorative paintings in this area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architectural functions, reflecting the imposing imperial power. In 2016,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project started at the Hall of Mental Cultivation complex.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project to carry out on-site investigation and mapping of the paintings, and from a new perspective—using the typological research method, combing through the documentation and related literature, combining physical samples to chronologically analyz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eriods, functional changes, shifts in imperial aesthetic preferences, whil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related collateral evidence, with the help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repeated changes in the polychrome paintings of the complex in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Qing (1644-1911) dynasti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remaining sections of the paintings proves that they were created in four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Jiajing reign (1522-1566) of the mid to late Ming period, at the end of the Ming an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in the mid Qing period, and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finding provides reliable basi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next stag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suppli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staging of polychrome architectural paintings.

KEYWORDS:

Hall of Mental Cultivation (*Yangxin dian*), Ming-dynasty polychrome paintings, Qing-dynasty polychrome paintings, historical information, changes

* 本文是2016年9月～2020年9月故宫博物院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科研课题《养心殿油饰彩画的保护与研究》KTYXD2016-29的部分研究成果，并受故宫博物院研究课题资金资助，文中所引用档案文献由古建部资料室提供，部分照片及排版由高业京、谢嘉伟制作，三维扫描正摄影像高清照片由北京龙睿海拓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制作，在此谨致谢忱。

一　明清官式建筑彩画年代信息综述

彩画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式彩画又是中国古代建筑彩画的精华，纹饰规范、工艺精良。特别是紫禁城内现存的明清两代官式彩画，是这一历史阶段保存最完整、最典型的历史遗迹，对不同时期官式彩画风格演变与年代断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前官式彩画的研究较之前领域范围扩大，内容更加丰富。王仲杰先生、蒋广全先生、边精一先生等人都曾论述明清官式彩画法式特征、纹饰类别、工艺做法及纹饰演变，近年来又相继出现了紫禁城内各区域彩画的年代考证及发展演变相关文章[1]、对紫禁城现存明代官式建筑彩画进行分期讨论[2]，也将显微分析等技术手段引入明清官式彩画研究领域，颜料成分及工艺做法的判断为彩画断代提供了有力的佐证[3]。

本文通过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方式，结合历史档案中记载的明清时期营造变化和使用功能以及御居主人的更迭，再结合彩画纹饰特征、历史重缮叠压层次、颜料检测分析等内容，对养心殿区建筑彩画的年代分期及历史演变等信息进行解读，探索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以及价值，并为明清官式彩画演变规律的研究提供了又一处重要的实证案例。

有关于彩画年代分期的界定并没有严格的按照明史中一般划分的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洪武元年～正统七年（1368 ～ 1442）；中期正统七年～万历十年（1442 ～ 1482）；晚期万历十年～崇祯十七年（1582 ～ 1644）。而是结合彩画自身的演变规律，通过实例研究基本上分为早期、中晚期、明末清初三个阶段，明代早期（永乐—弘治）年间彩画的纹饰特征比较一致，到正德以后明代中晚期（正德—万历）彩画纹饰特征与早期相比发生一定的变化，明末泰昌到清代康熙初年暂定为明末清初，明末清初与明代中晚期的彩画特征较接近，是明代至清代的过渡期。从清朝统治者入关后清顺治帝到清宣统帝目前史学界一般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顺治元年至雍正十三年（1644 ～ 1735）；中期乾隆元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736 ～ 1820），晚期道光元年至溥仪三年（1821 ～ 1912）。彩画的分期演变规律基本同史学界的划分。

二　养心殿区建筑及彩画概述

养心殿区位于乾清宫院落的西侧，西六宫的南面。这一区主体建筑成型于明嘉靖年间，万历年间因坤宁宫失火，延烧乾清宫，万历皇帝居住养心殿。清沿明制，清初顺治皇帝病逝于此地，清初康熙皇帝将其设置为内廷工坊，专门制作宫廷御用物品。雍正帝继位之后将养心殿区作为寝宫和日常处理政务的中心，雍正朝开始至宣统皇帝逊位，共有八位皇帝将其作为政寝合一的宫殿。是清代皇帝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的中心场所。见证了清代历次内政外交、帝王崩逝、权利易主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是清朝满汉合一的政治心脏。〔图 1〕

1　杨红：《浅析寿康宫区建筑彩画的历史演变》《浅析午门彩画的变迁及复原》《故宫建福宫区主轴线建筑油饰彩画保护修复设计研究》等。

2　杨红、纪立芳：《紫禁城现存明代官式建筑彩画分期讨论——从大木梁檩枋彩画纹饰入手的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 4 期，第 95 ～ 106 页。

3　杨红、刘梦雨：《故宫咸福宫区明代建筑彩画科学分析与特征研究》，《故宫博物院学刊》，2015 年，总第十五辑，第 276 ～ 296 页。

院落中央的养心殿为“工”字型宫殿，形成前朝后寝的格局。前殿明间为皇帝处理政务所用，西暖阁是皇帝看阅奏折、与大臣秘谈的小室，有乾隆皇帝的读书处三希堂，还有小佛堂、梅坞，是专为皇帝供佛、休息的地方。东暖阁曾经是慈禧、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之处。〔图 2〕

养心殿的后殿是皇帝的寝宫，东西配殿曾作为佛堂与安供清代皇帝神牌。养心殿后殿两侧各有耳房五间，东五间（体顺堂）为皇后随居之处，西五间（燕喜堂）为贵妃等人居住。寝宫两侧各设有围房十余间，房间矮小，陈设简单，是供妃嫔等人随侍时临时居住的地方。养心门外的矮小连房，是为皇帝服务的太监们的值房。〔图 3〕

养心殿建筑群在清雍正七年、乾隆元年、同治十二年进行三次较大维修与改扩建，始定今之形制。随着历次修建，这组建筑内外檐保留有不同时期的明清彩画。

该区域外檐彩画等级层次丰富，主要有和玺及旋子彩画，尤其还保留有和玺、旋子、苏画框架构图组合体混合金线彩画，是紫禁城内少有的彩画类型。正殿东暖阁后檐东西雨搭及梅坞西面雨搭绘制海墁彩画。具体为养心殿正殿、工字廊、后殿、东西配殿、梅坞、体顺堂外檐均采用级别最高的和玺彩画，东围房南数 7 ～ 11 间采用和玺和旋子彩画框架构图混合体金线彩画，燕喜堂、东围房和西围房南数 1 ～ 6 间外檐、廊内及体顺堂廊内采用旋子和苏画框架构图混合体金线彩画，养心门外值房采用低等级的龙锦方心墨线小点金旋子彩画。

该区域内檐彩画除养心殿正殿明间内檐采用环套箍头龙和玺彩画外，养心殿正殿顶棚以上、东西配殿、东西围房、燕喜堂内檐均采用不同等级的旋子彩画，分别以旋花、如意纹为母题，通过整破旋花、如意纹组合而形成的一种适应性较强的官式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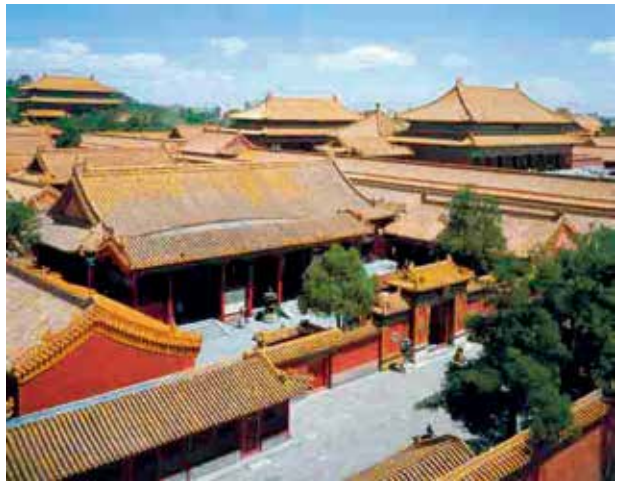


图 1　养心殿区鸟瞰图



图 2　养心殿正殿明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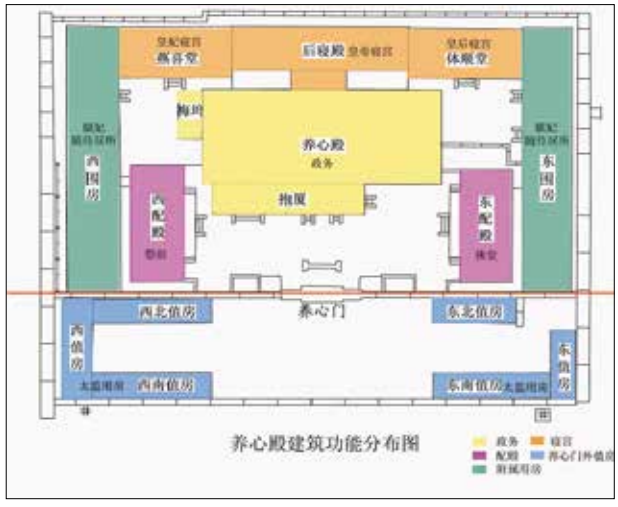


图 3　清代养心殿区建筑功能分布图

画，最早为明代嘉靖年间空方心墨线点金旋子彩画，其次为明末清初的无金旋子彩画。

三 养心殿区建筑彩画年代分期

明清官式建筑彩画的年代分期是行业内关注的焦点，真正意义上第一个采用历史考古学方法对彩画进行分期断代是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著名彩画专家王仲杰先生。笔者在王先生的指导下，在从事古建筑彩画保护修复研究过程中，考察了故宫内外众多的彩画遗迹，广范接触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不断思考明清官式建筑彩画年代分期的诸多因素，只有将彩画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才能更加接近其真实，并试图从多角度、多学科综合分析方法解读归纳如下内容：建筑营造修缮的变迁、彩画形制的时代特征、相关档案文献的分析、建筑使用功能的变化、使用者的审美喜好、官式匠作的传承、相关彩画旁证及利用科技手段检测分析颜材料的成分和工艺等方面。

（一）养心殿区明代中晚期嘉靖朝建筑彩画

养心殿区的建筑始建于何时？对这一区建筑的价值判断非常重要，据《明世宗实录》卷 201 记载："丙子新作养心殿成"（嘉靖十六年六月）。但是文献中记录的"新作养心殿成"是否就表示这一区是重新建造，仅从文字记录上很难判定。此次的现场勘查中我们发现了多处建筑墙体有嘉靖十四年的砖款，建筑主体木结构的材种多为楠木料，多处典型的具有明代特征的木构件都充分说明了至少在嘉靖时期对养心殿区建筑有较大规模的新建和改建，这对于研究故宫明代中晚期建筑格局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养心殿建成之初的功用到底为何，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故宫古建部李燮平老师在《明至清初的养心殿》[1]一文中对养心殿的功用有较为详细的考证，作为内廷皇帝的便殿，这里不同时间段曾有过宗教、膳房、起居的功能。

1. 养心殿正殿明间及东西暖阁

正殿明间斗八混金蟠龙藻井应为明代嘉靖朝建筑重要标志[2]，且木材的材种鉴定为大木构架以楠木为主[3]，正殿明间脊步及东西暖阁顶棚以上有彩画构件也为楠木。大木构件多处特征符合明代做法，如：①室内脑椽、花架椽后尾鹅项巴掌搭接做法[4]；大木构件搭接榫为螳螂榫；②室内大木构件用料较完整；③内檐檐步局部斗栱大小斗、曹升子斗幽页明显，在厢栱之上有齐心斗。

正殿明间脊步绘有平金开红墨五彩云纹包袱，墨线点金空方心旋子彩画，根据年代特征初步推测为明代始建原物〔图 4〕。关于明代早晚期官式彩画的年代分期特征，在文化部课题《明代官式彩画研究—以紫禁

1 李燮平：《明至清初时期的养心殿》，《紫禁城》，2016 年，总第 263 期，第 55 页。

2 李燮平：《明至清初时期的养心殿》，《紫禁城》，2016 年，总第 263 期，第 55 页。

3 木材材种鉴定由中国林业科学院完成，楠木是明代紫禁城大木构架通常选用的木材材种。

4 郭华瑜：《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东南大学出版社，有关于巴掌搭接做法见第 188 页，有关于螳螂榫做法见第 186 页。



图 4　正殿明间脊步彩画



图 5–1　脊檩彩画纹饰的母题“五彩云纹”中部包袱



图 5–2　脊檩彩画纹饰的母题“五彩云纹”两端找头

城为例》[1] 中已有论述，详见“紫禁城明代官式建筑彩画年代考略——以大木梁檩枋为例”一文[2]，论文在实地勘测故宫二十余处明代建筑的基础上采用历史考古学的方法，以大木构件梁檩枋为例，选取明代彩画构图与纹饰重要的大线轮廓、找头与盒子三类型制特征进行年代排列，对比分析明代早（永乐～弘治）、晚（正德～崇祯）两个时期彩画的演变规律。从养心殿脊步三件彩画的工艺来看，彩画没有地仗层，直接绘于木表。青绿两色皆有晕色，为石碾玉[3] 做法。主体青绿颜色似矿物质颜料石青、氯铜矿，色相沉稳；红色似朱砂。

脊檩彩画纹饰的母题是“五彩云纹”〔图 5-1、图 5-2〕，也可称为“五色瑞光”。云纹自古被赋予祥瑞的文化寓意，视为大吉；祥云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吉祥美好的向往，另一方面又因云常与雨相伴，“云腾致雨”故有降雨镇灾的寓意，是建筑彩画中常用的题材。云纹在空中漂浮，若隐若现，往往还代表道教中的仙气，与明代嘉靖皇帝崇尚道教有关，也体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

养心殿脊檩“五彩云纹”从构件中部开始分别以金黄色云朵组成的包袱为中心，两端对称分布绿色、红色、青色、橙色，祥云轮廓线黑色和内侧白色线，金黄色、黑色、红色、青色、白色体现了“五方正色”[4]，绿色、橙色为间色。“五方正色”暗含帝王统治天地万物的思想。

1　杨红：2012.9 ～ 2015.12 文化部课题 12DG31《明代官式彩画研究—以紫禁城为例》，已结题。

2　杨红、纪立芳：《紫禁城明代官式彩画年代考略——以大木梁檩枋为例》，《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 4 期，第 95 ～ 106 页。

3　明嘉靖朝工部尚书——湖北显陵承修大直顾麟，在《兴都志》中记有“石碾玉点金”彩画，今人理解即石色碾玉点金彩画，“碾玉”称谓起自宋《营造法式》，明代官式彩画延续宋代青绿色为主的碾玉之法，间以红色为辅，以墨线和金线作为纹饰的轮廓线和色调分界线，青绿两色皆作退晕，用色层次丰富。

4　中国先秦时期已有了色相和象征都非常明确的五种基本色彩——青、赤、黄、白、黑，按照这种五色和五方的搭配，其对应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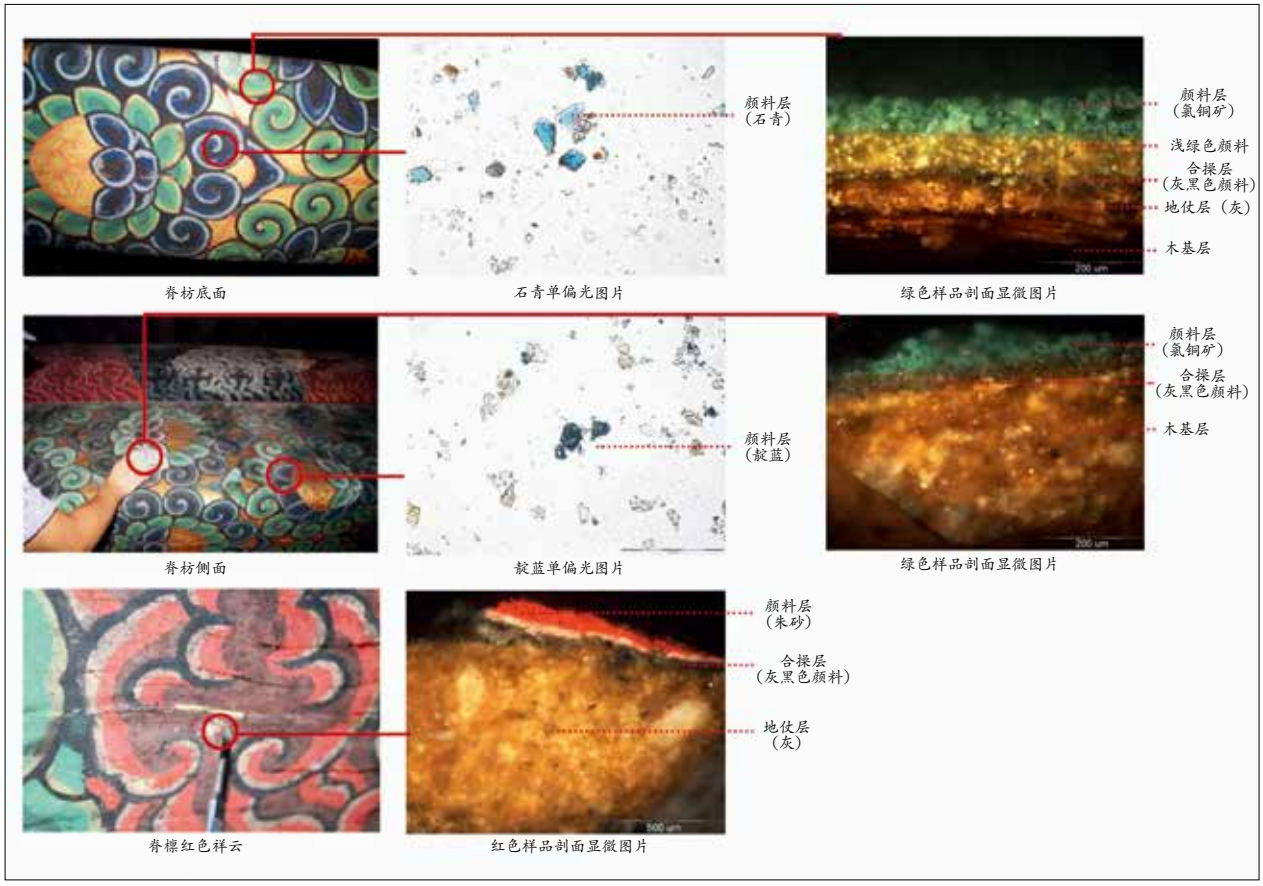


图 6　养心殿脊步彩画颜料取样及显微分析结果

脊步构件经颜料取样光学显微分析结果来看[1]〔图 6〕，主体大色大部分为矿物质颜料，少部分为植物性颜料，佐证了宏观表象判断的正确性。脊步彩画的两种青色，即：石青和靛蓝，绘于脊枋的底面及侧面。经剖面显微分析结果来看，没有发现重缮层次。此外，彩画绘制工艺中颜料叠压关系是从浅色入手，基底层发现用于合操的黑烟子，其上逐步叠压深色，与清代彩画工艺深色入手，最后行粉顺序截然相反。综合推断脊步彩画应为明嘉靖年间绘制。

2. 养心殿后殿西耳房（燕喜堂）

后殿西耳房建之初称“臻祥馆”，康熙十五年此建筑已与后殿接砌，成为西耳房。后偶有“后殿西正房”、“顺山殿”、“西院正房”等见诸记载，咸丰二年（1853）始见有“平安室”名，同治九年（1870），易名“燕喜堂”。自雍正皇帝居住养心殿后，成为当朝皇帝高等级嫔妃侍寝的暂时住所，同光时期一度作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御居休息的临时住所。

燕喜堂自建成后经历了明清两朝的多次修缮，但仍基本保留了初建时的大木构架，如：室内四架梁造型为鱼腹梁[2]；额枋与柱头相交处采用增肩做法；外檐金步斗栱斗底斗幽页明显；木材的材种鉴定为大木构架以

1　颜料分析结果为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李广华女士提供。

2　是明代梁架的特征之一，自梁中部向两端逐渐收分，形成一平缓曲线，形象的比喻为鱼腹，具有宋代月梁的遗风，工艺考究，造型优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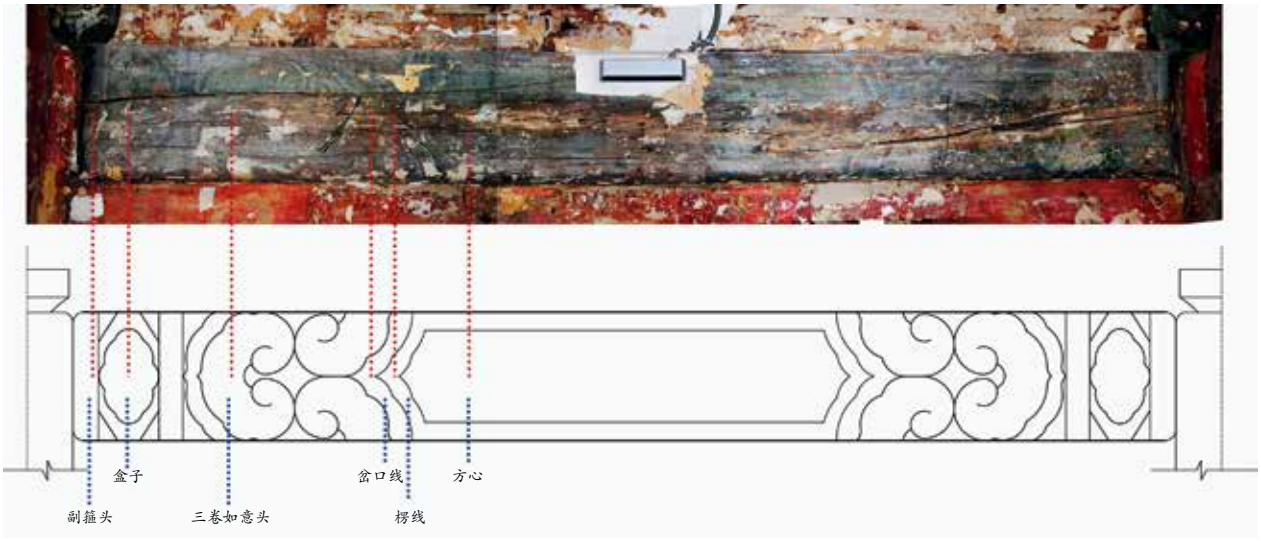


图 7　燕喜堂东次间室内前檐额枋彩画分析图

楠木为基础，局部构件为硬木松[1]。前檐部位绘有彩画的额枋为楠木，且端部有增肩[2]做法。燕喜堂室内前檐额枋彩画虽然因多次被纸张裱糊，颜料被浆糊及纸张粘去大半，纹饰已经弥漫不清，仅依稀可辨其轮廓。从整体风格来看，额枋彩画的端头绘一整两破三卷如意头，彩画方心头造型为两段内凹型，构件两端仅设副箍头。此外，额枋彩画没有地仗层，直接绘于木表〔图 7〕。青绿两色皆有晕色，也为石碾玉做法，是典型的明代中早期方心头做法。其各部位彩画造型特征与正殿脊枋、西围房南数第十三间前檐彩画有共同之处（见表 1）。

表1　正殿脊枋、燕喜堂、西围房明代彩画纹饰对比表

特征分析 / 建筑名称	西围房	燕喜堂	正殿
构件位置	西围房南数第十三间前檐额枋	东次间前檐额枋内侧	明间脊枋
彩画类别	空方心雅伍墨旋子彩画	空方心雅伍墨旋子彩画	枋：空方心墨线点金旋子彩画。
方心头、楞线造型	方心头：宝剑头直线型；楞线：三段内凹弧线形。	方心头、楞线：二段内凹弧线形。	方心头：宝剑头直线型；楞线：三段内凹弧线形。
旋花造型	整旋花形状	如意头状旋花	整旋花（圆形或花朵形）状
旋眼造型	莲花		仰莲托+如意头
盒子造型		如意云造型盒子	四合云八出旋花盒子；外形轮廓接近菱形海棠盒状；盒子心为喜旋[1]图案。

1　木材材种鉴定由中国林业科学院完成，楠木是明代紫禁城大木构架最常选用的木材材种。

2　增肩，柱头部位卷刹，额枋端头与柱头交接处，多出为三角形宽度的木构。

（续表1）

箍头做法	构件两端以副箍头结尾。
地仗做法	无地仗，直接绘于木表。
颜料材质	矿物质颜料，以石青、氯铜矿为主，色相沉稳。

综合木构及彩画的特征分析，燕喜堂建筑室内前檐额枋处彩画为明代官式彩画样式，其纹饰造型延续了明代早期做法，故其木构架的始建年代最晚为嘉靖十六年。

（二）养心殿区明末清初建筑彩画

明末万历皇帝及清初顺治皇帝曾在养心殿居住，此阶段养心殿已初步具有政寝合一的功能。康熙时期[1]，养心殿区设造办处，并设立作坊。雍正时期，养心殿正式成为政寝合一的场所。其中正殿东西暖阁、东西配殿、东西围房、燕喜堂及工字廊室内梁架彩画局部进行了改动，真实反映了清初养心殿室内装饰的改易历史，对于研究故宫清初建筑格局变迁有重要意义。

1. 正殿东西暖阁

东、西暖阁室内顶棚是紫禁城建筑中少有的两层白樘篦子顶棚形式，下层是平棚做法，四周接平板枋内侧面上皮，裱糊纸张；上层用的则是五锭[2]做法，四周接天花贴梁，裱糊软天花〔图 8〕。此次勘察发现天花只有零星残留，从多处残留遗迹组合判断其彩画应为莲花水草纹饰〔图 9〕。那么上、下层顶棚初建时期以及软天花和梁架彩画的时代下限是什么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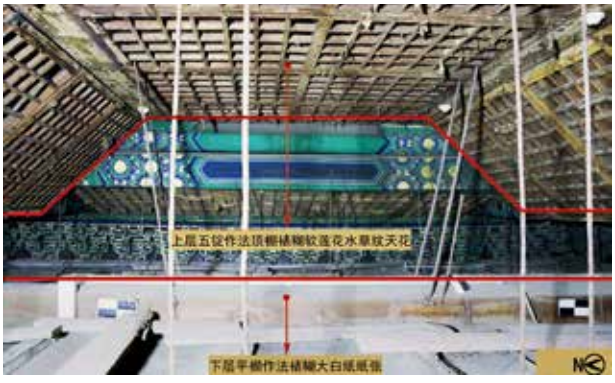


图 8　东西暖阁五锭顶棚及大木梁枋彩画

关于东西暖阁的历史变迁，据康熙二十九年（公元 1690）《张诚日记》[3]中记载：“我派人去请苏霖神甫和我们一同回到养心殿……我们进入左手一间，看见里面满是画匠、雕刻匠、油漆匠。此处也有许多大柜，放着许多书籍。另一间耳房是皇上临幸此殿时晏息之处。虽然如此，这里却很朴素，既无彩绘金描，也无帷慢，墙上仅用白纸糊壁而已。”

从法国传教士张诚的日记来看，至少在康熙二十九年养心殿已设立造办处，东西暖阁室内墙壁、顶棚已经采用了白纸裱糊，那就说明底层白樘壁子平棚上限应接近康熙二十九年，上层五锭做法白樘壁子顶棚金莲水草纹软天花和梁架大木空方心墨线点金旋子彩画〔图 10、11〕时代下限应早于康熙二十九年，其纹饰特征与正殿脊檩彩画相对比应晚于明代嘉靖年间，是明末清初[4]彩画。

1　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四十七年（1690 ～ 1708）。

2　白樘壁子是固定裱糊纸张之用，但材质却不是金属，但如果“锭”通“定”，取固定之意，那么三面固定为“三锭”，若有五面来固定的话，可能就称之为“五锭”。

3　[法] 张诚，陈霞飞译 :《张诚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 年，第 63、64 页。

4　明末泰昌到清代康熙初年暂定为明末清初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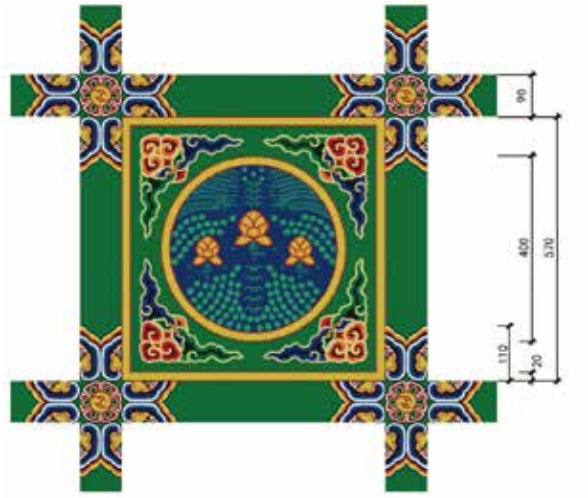


图 9　五锭顶棚金莲水草纹软天花彩画复原图（高业京绘制）



图 10　东暖阁东西缝梁架空方心墨线点金旋子彩画



图 11　西暖阁东西缝梁架空方心墨线点金旋子彩画



图 12–1　东华门金莲水草天花彩画



图 12–2　奉先殿混金金莲水草天花彩画



图 12–3　清西陵泰陵金莲水草天花彩画



图 12–4　玄穹宝殿配殿金莲水草天花彩画

天花彩画母题“金莲水草”，意取“反植莲荷，以胜厌火”寓意，又称为“三皇五帝”[1]“三皇治世”，天地人三皇共同治理国家。“敬天法地”是中华之智慧，古代官匠能通过天花彩画，表达治理国家的智慧，堪称哲匠。方鼓子、圆鼓子造型代表“天圆地方”，圆光寓天，底色为青色;方光寓地，底色为绿。从彩画使用情况来看，金莲水草纹天花纹饰可能在明代作为一种天花彩画的主体纹饰，用于装饰各类主要的建筑，并一直沿用至明代晚期。目前主要施用在防御建筑，故宫四座城门；道教建筑玄穹宝殿；陵寝建筑清东西陵；祭祀建筑历代帝王庙、太庙、奉先殿。此外，莲花在儒、释、道中均有应用，主要用于建筑装饰和各种法器上。养心殿在嘉靖时期具有道教的使用功能，此种纹饰在嘉靖朝可能已经采用〔图 12-1、图 12-2、图 12-3、图 12-4〕。

2. 东西配殿

养心殿东西配殿自建成以后，档案中没有大的修缮记录，目前基本保留了明代的大木构架，也发现嘉靖朝砖款〔图 13-4〕。室内大木构件用料较完整；五架梁之上承托三架梁并与金枋交接的柁墩为方形隐刻做法；五架梁熊背为人工锛刻而成；五架梁为梭形梁又称鱼腹梁。东配殿及西配殿室内现状为四白落地白纸裱糊，

1　天皇伏羲，地黄神农，人皇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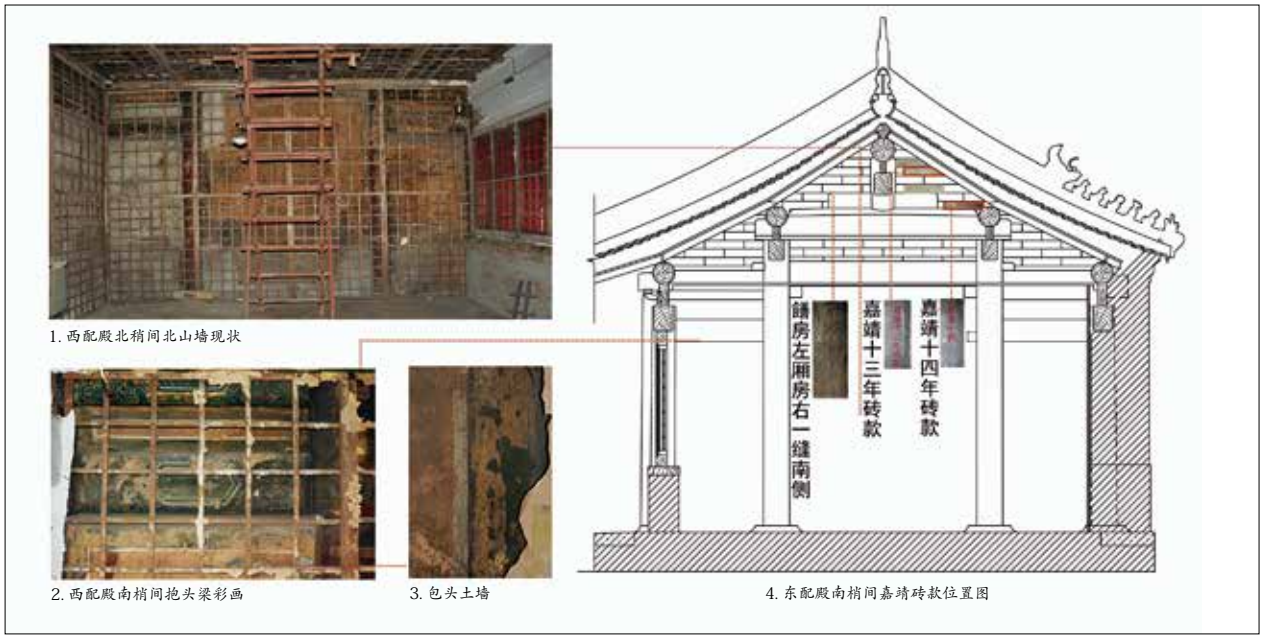


图 13　东西配殿内梁架大木清代早期彩画及山墙包金土墙分布图



图 14　西配殿南次间后檐枋墨线点金旋子彩画

此次勘察发现在裱糊纸张背后山面和后檐墙壁上安装白樘壁子，白樘壁子背后梁枋大木有墨线点金旋子彩画〔图 13-1、图 13-2、图 14〕，与东西暖阁顶棚以上梁架旋子彩画类似；大木以下后檐墙及南、北山墙均为包金土墙。再从西配殿后檐檩与五架梁交圈的天花贴梁刷绿色和东配殿北稍间北山墙五架梁下皮及前檐金檩上皮均保留原有绿色天花贴梁残迹来看，东西配殿室内在历史上某个阶段应有天花，天花以下大木绘彩画，墙面做包金土墙绘砂绿大边，拉饰黑白粉线〔图 13-3〕，这种做法反映了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建筑室内装饰风格。

3. 燕喜堂

燕喜堂明间及东西次间、东稍间室内前檐有明代彩画以外，在西稍间室内白樘箅子顶棚之上，前檐压斗枋上及四架梁中部发现保留有支条的构件痕迹，且正心枋下面的斗栱和垫栱板已拆改为一块后加木板，说明原有天花枝条，天花以下大木画彩画，稍间山面墙为包金土墙〔图 15-2、图 15-3〕。从现状裱糊纸张下发现各间每缝四架梁下均有红油抱框及交圈绿色贴梁，说明室内以前原有天花板，前后檐柱木刷红油，极有可能是雍正七年以前室内装饰风格。天花梁绘雅伍墨彩画，彩画的等级较低，不符合皇帝妃嫔随侍居所的彩画

等级，推测为雍正朝以前绘制的彩画。雍正七年[1]以后，室内用于嫔妃居住，因此吊装了顶棚，重做了裱糊，把顶棚下移至每间每缝四架梁及前檐，西梢间顶棚以上大木及明间、东西次间、东稍间顶棚以下东西缝四架梁彩画是明末清初整栀花盒子的，宝剑头方心雅伍墨旋子彩画〔图 15-1〕此外，经颜料取样光学显微分析结果来看[2]，东次间东西缝彩画普遍为薄地仗，绿色底下普遍为章丹色；东稍间山面彩画无地仗，结合彩画形制特点综合分析，推测燕喜堂室内彩画为明末清初时期所绘。彩画时代特点与正殿东西暖阁彩画有共同之处，见表 2。



1. 燕喜堂东次间西缝白楞壁子以下彩画



3. 燕喜堂西稍间东缝白楞壁子以上彩画



3. 燕喜堂西山面白楞壁子

图 15　燕喜堂各间东西缝彩画特征分析图

表2　正殿东西暖阁及燕喜堂明晚至清初彩画纹饰对比表

建筑名称	东暖阁	西暖阁	燕喜堂
构件位置	东、西缝	东、西缝	各间东西缝
彩画类别	一字方心墨线点金旋子彩画		一字方心雅伍墨旋子彩画
方心头、楞线造型	方心头：宝剑头直线型； 楞线：一段内凹弧线形。		方心头、楞线直线型。
旋花造型	整旋花(圆形或花朵形)状		
旋眼造型	花瓣状旋眼 和仰莲托+如意头	仰莲托+如意头	花瓣状旋眼
盒子造型	柿蒂纹盒子； 外形轮廓为直线型； 盒子心为双交圈圆图案。	柿蒂纹八出旋花盒子； 外形轮廓为近似弧线 菱形的海棠盒状； 盒子心为阴阳鱼图案。	四合云纹硬盒子； 盒子心为双交圈圆图案。
箍头做法	构件两端以副箍头结尾。		
地仗做法	无地仗，直接绘于木表。		
颜料材质	矿物质颜料，以石青、氯铜矿为主，色相沉稳。		

1　雍正元年，后寝宫西次间（即燕喜堂）开活窗、做窗，窗户位置并没有具体说明，雍正七年，后殿西正房五间（即燕喜堂）改换装修，可知燕喜堂室内装修格局开始发生改变，从燕喜堂西稍间内增加了隔断板墙两槽，可以推测西稍间的包金土墙在此时改易为板墙，炕罩两座、床两张、方窗一个，西次间增加地炕，燕喜堂室内格局发生的变化可以推测雍正七年西稍间正式开始用于居住，室内格局由此开始发生改变，使用功能发生改变。

2　颜料分析为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李广华取样检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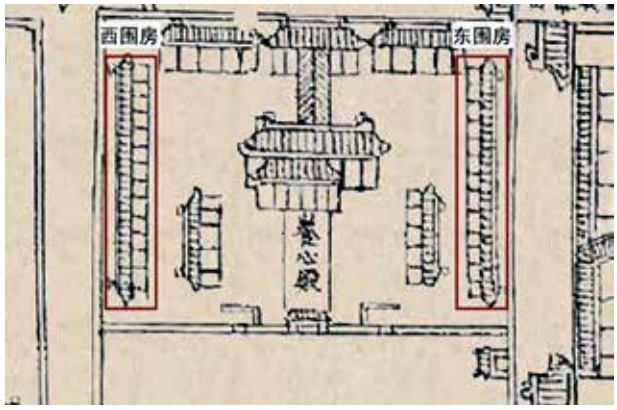


图 16 《皇城宫城衙署图》中东西围房在养心殿区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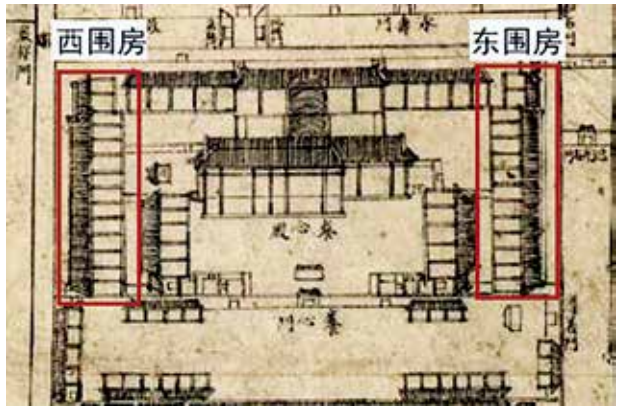


图 17 《乾隆京城图》中东西围房在养心殿区位置图

4. 东西围房



图 18 养心殿西围房一字方心雅伍墨旋子彩画

据康熙十八年（1679）的《皇城宫城衙署图》〔图 16〕[1] 与乾隆十五年（1750）的《乾隆京城图》[2]〔图 17〕考证，该建筑在清初以前是东西两排各十二间独立建筑，后殿及后殿东西耳房同为三座独立建筑，这几座建筑之间没有衔接关系。乾隆十五年时，后殿东西耳房建筑已与后殿接砌，东西围房[3]接檐廊十八间[4]，东西围房北端各添建两间与东西耳房后檐墙齐平。

东、西围房始建时均为彻上露明造，上架大木全部绘饰彩画，椽子刷饰绿色。此次勘察过程中还发现西围房室内裱糊纸下部分后檐墙为包金土墙作法，五架梁裱糊纸下有槛框，室内柱与槛框均刷饰红油，后期各间槛框下后加隔断板裱糊纸。此外，该建筑的多处木构特征符合明代做法，如：①额枋与柱头相交处采用增肩做法；②局部外檐金步斗栱斗底斗幽页明显；③三架梁与五架梁之间有柁挡板，且柁挡板刷饰红油。

根据档案记载[5]，推测雍正七年东西围房北数 8 间室内变为嫔妃居住用房，加装白樘篦子吊顶及裱糊。从现存东西围房室内大木彩画特点与紫禁城明末清初时期的旁证：神武门东西大房、御茶膳房彩画等相对应，现存东、西围房室内所有大木梁架雅伍墨一字方心旋子彩画下限应为雍正朝以前绘制的〔图 18〕。

（三）养心殿区清代乾隆朝建筑彩画

清中期乾隆朝，养心殿正殿明间为皇帝处理朝政的空间，现场勘查发现正殿明间天花以下梁枋大木构件

1 《皇城宫殿衙署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编号：平图 021601.005，据著名建筑史学家刘敦桢先生考证此图成于清康熙中叶，刘先生文章详见《清皇城宫殿衙署图年代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5 年，6 卷 2 期，第 106 ～ 113 页。

2 《乾隆京城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详见杨乃济：《乾隆京城图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 年第 3 期，第 8 ～ 24 页。

3 内务府奏销档 05-0106-034。

4 与现存间数相对有差距，根据西配殿后夹道南数六间围房现状：前廊大木只刷油饰没有彩画，与相对应东围房南数六间前廊满绘彩画不同，因此推断当时接檐廊十八间时西夹道围房南数六间没有接檐廊。

5 《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七年（公元 1729 年），八月初五日，养心殿西正房并西面围房改换装修，第 163、164 页。

彩画为环套箍头龙和玺彩画〔图 19-1、图 19-2〕，额枋彩画所有大线造型均为直线型，与雍正时期斋宫内檐和玺彩画的弧线形大线造型存在明显差异，直线型大线造型且大线外侧有晕色为乾隆中晚期以后的做法；正殿明间东西缝额枋彩画找头绘青地片金升龙、绿地片金降龙，前后檐额枋彩画找头绘青地片金降龙、绿地片金升龙，龙身由龙鳞和肚玄两种形式，这两种做法明显区别于清晚期彩画找头“青地升龙，绿地降龙”及龙身全部画肚玄的做法。

根据光学显微分析结果，确认了明间东西缝有三层彩画叠压的痕迹〔图 20-1、图 20-2、图 20-3、图 20-4〕，东山面北明间额枋三层彩画底层绿色颜料较薄，偏光显微分析结果为石绿，应与佛堂后檐额枋为同一时期所绘；中层青色颜料显微分析结果为石青和 smalt[1] 的混合颜料，应为乾隆时期所绘；表层青色颜料根据不同取样点显微分析结果看，青色颜料为群青，绿色颜料有两种，盒子底色原绿色是氯铜矿[2]，岔角云浅绿色（二绿）是巴黎绿。巴黎绿和氯铜矿同样使用在表层，且部位不同，推测应该是同治十二年时，在原有乾隆时期彩画纹饰颜色基础上局部过色见新时，绿色



图 19–1　正殿明间西山面北明间及北次间龙和玺彩画



图 19–2　正殿明间后内檐龙和玺彩画



图 20-1　最外层绿色（氯铜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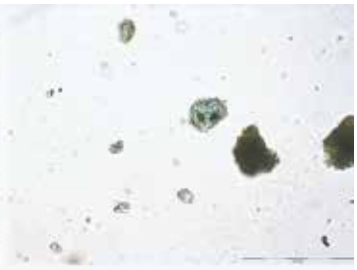


图 20-1　氯铜矿（单偏光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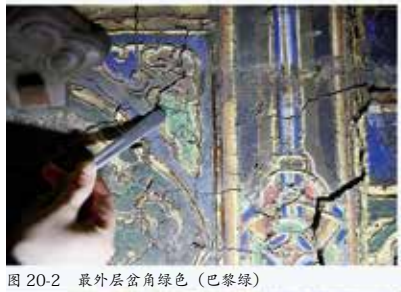


图 20-2　最外层岔角绿色（巴黎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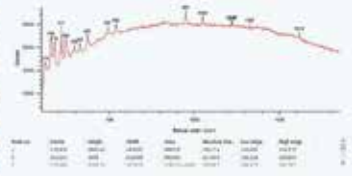


图 20-2　巴黎绿（拉曼光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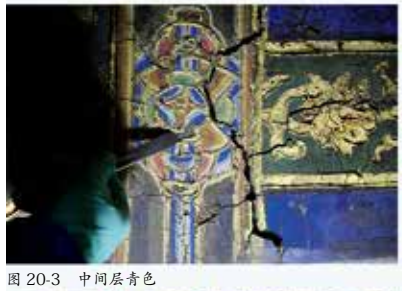


图 20-3　中间层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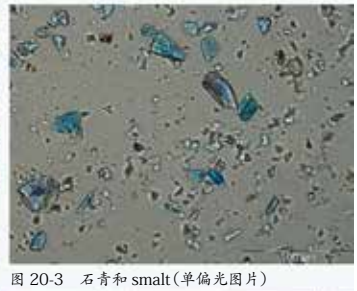


图 20-3　石青和 smalt（单偏光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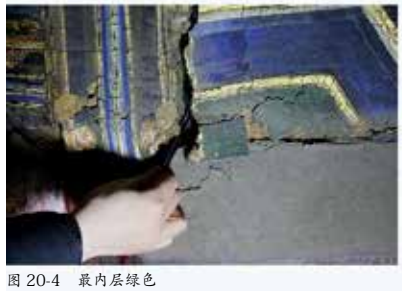


图 20-4　最内层绿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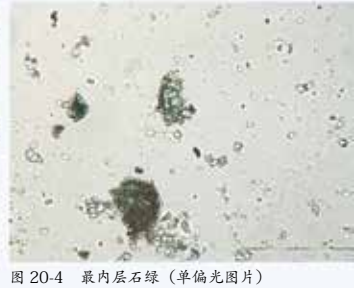


图 20-4　最内层石绿（单偏光图片）

图 20　明间东山面北明间三层彩画显微分析结果

1　夏寅：《钴玻璃蓝：一种未被认知的中国历史时期常用颜料》，《考古科学期刊》，2019 年 1 月。

2　氯铜矿存在天然和人工两种形态，天然氯铜矿带有尖锐的棱角，人造氯铜矿一般为团状。五代以后，人造氯铜矿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绿色颜料。到了晚清时代，更便宜的巴黎绿大量进入中国，迅速替代人造氯铜矿，成为一种到民国时期依然流行的绿色颜料。参考文献 Lei Yong，Copper trihydroxychlorides as pigments in China，Studies in Conseravtion, 2012(2)，p106-111.



图 21 养心殿正殿明间升降龙天花



图 22 养心殿正殿明间蟠龙藻井

颜料除了一直沿用氯铜矿以外，还尝试使用了价格更便宜的进口德国产的颜料巴黎绿。

从纹饰特征、工艺做法、历史叠压层次[1]、环套箍头[2]在清代彩画出现的起止时间[3]及档案梳理情况[4]综合判断，室内大木底层彩画应为乾隆十五年的原迹，底层绿色颜料有可能与佛堂后檐额枋及明间后檐包金土墙墙边子彩画同为清初康熙朝作为造办处时的室内装饰。此外，同治十二年档案记载，正殿室内大木彩画及藻井做过色见新[5]。

其次，明间斗八蟠龙藻井和升降龙天花，在勘察中均发现多层的历史重缮痕迹。天花底层为麻布地仗其上多层纸托裱绢，绢上绘升降龙纹饰。通过仔细对比分析，①天花方圆股子心青绿大色均为同治时期过色见新，颜料为群青、巴黎绿；天花支条轱辘燕尾纹饰明显为后期补绘添加〔图 21〕。②斗八藻井所有龙凤纹为扫金做法〔图 22〕，从光学剖面显微分析看有三层金箔痕迹，金箔应为赤金罩桐油做法，与乾隆十五年内务府大臣奏报销档案记载相同[6]；藻井各角蝉青绿底色均有两至三层重缮痕迹，根据光学显微分析（单偏光和正交偏光）结果看，青地凤雕饰角蝉颜料由表及里分别为群青、石青、绿地凤雕饰角蝉颜料由表及里有两层绿，皆为氯铜矿、抹角枋可见三层历史重缮层次〔图 23-1、图 23-2、图 23-3〕，颜料由表及里分别为氯铜矿[7]、石青、氯铜矿[8]，底层颜料至少为清初康熙朝作为造办处时的室内装饰，中层颜料是乾隆十五年重新上色并且还改变了原有色彩，藻井角蝉和抹

1 正殿明间东山面北明间额枋北端箍头下面发现底层单皮灰地仗绿色颜料层，据检测分析为石绿颜料。

2 “环套箍头”纹饰形成于乾隆早、中期，最初多用于部分宗教建筑的和玺彩画之上，如乾隆十四年的故宫雨花阁，乾隆二十四年承德普宁寺的大雄宝殿，乾隆三十六年承德普陀宗乘庙的万法归一殿，乾隆 37 ～ 41 年的故宫竹香馆等处的和玺彩画皆为环套箍头。乾隆后期才扩大到苏式彩画上面，据调查，绘于乾隆 44 年前后的北海澄观堂及其东配殿的苏式彩画采用的是环套箍头纹饰。嘉庆以后环套箍头又用于皇宫重要宫殿的和玺彩画上面，如嘉庆三年乾清宫，清中期交泰殿。

3 杨红：《故宫建福宫区主轴线建筑油饰彩画保护修复设计》，《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六次学术年会论文集》，2009 年。

4 养心殿区档案中有明确记载彩画修缮的只有乾隆十三年、十五年、二十九年，同治十二年四次。其中没有明确记载正殿室内彩画的绘制时间，但据乾隆十五年的档案“……龍井門照戳掃紅黃金，天花支條遇色見新……”和张诚日记“……大厅顶彩绘涂金……”看，养心殿明间大木彩画下限至少在乾隆十五年以前就已经绘制。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案 05-0871-012：养心殿内外檐及殿内毗卢冒、天花照旧式油画见新……。

6 内务府奏销档 05-0110-002：……捶造飞金原估赤金七十七两九钱，祇领过广储司赤金七十两，实用赤金六十四两六钱二分四厘，存剩赤金五两三钱七分六厘……。

7 表层氯铜矿为铜锈产物的人工合成的颜料。

8 底层氯铜矿在铜矿床的氧化带中呈次生矿产出，尤其是在干燥气候条件下，通常与孔雀石、蓝铜矿、和石英伴生。氯铜矿也形成于火山口周围；最早发现于智利，还在英国、秘鲁、苏联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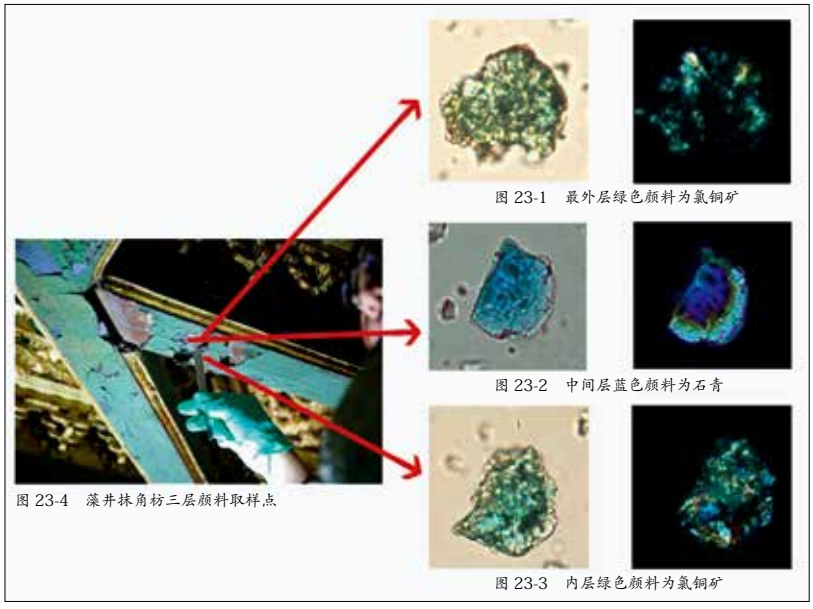


图 23 藻井抹角枋三层颜料偏光显微分析结果



1 工字廊西立面二层彩画



2 西围房南 3 间金檩两层彩画

图 24 养心殿区建筑外檐两层彩画遗迹

角枋青绿互换，表层绿色氯铜矿应是同治十二年过色见新。所绘由此可见，印证了同治十二年档案记载中："养心殿内外檐及殿内毗卢冒、天花照旧式油画见新"的做法。

（四）养心殿区清末建筑彩画

清末同光时期，慈安御居体顺堂，慈禧御居燕喜堂，养心殿东暖阁为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政治场所。据同治十二年档案记载[1]，养心殿内外檐及抱厦均照旧式油画见新，夹道围房及值房下架重新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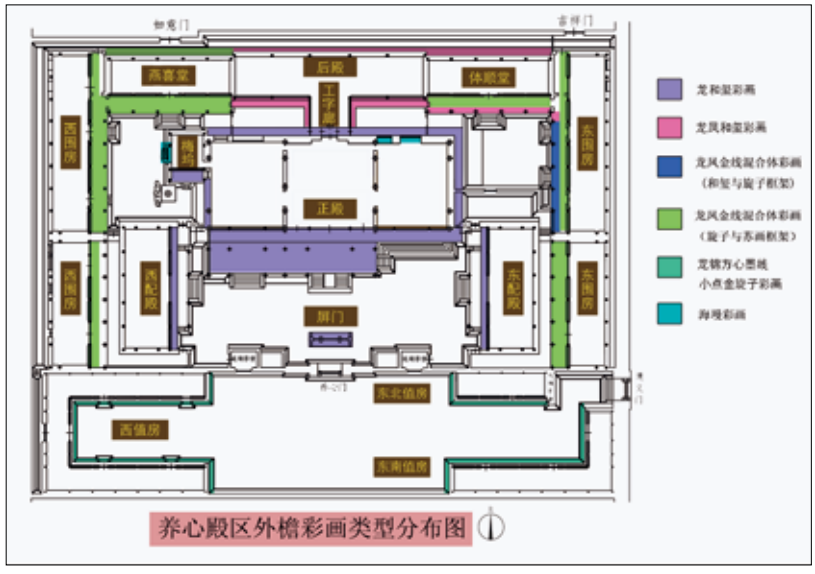


图 25 养心殿区建筑外檐清代晚期同治十二年所绘彩画分布图

整区外檐彩画从保存现状、颜色设置、工艺做法、纹饰特征及历史重缮层次对比分析，发现多处底层与表层彩画纹饰相同、错位或不同，表层彩画符合清晚期特征〔图 24-1、图 24-2〕，底层彩画从颜料色相看与表层不同，又根据同治朝以后档案中无外檐彩画修缮记录情况看，推断此区外檐彩画在底层乾隆朝彩画基础上在同治十二年进行重绘。整区外檐彩画经过统一设计，既等级严明、尊卑有序、又统一协调，完全服务于封建皇家礼仪。〔图 25〕依据建筑的级别与功能相对应（皇帝理政与佛堂区域等级最高、皇帝寝宫次之、皇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案 05-0871-012。



图 26–1 养心殿正殿龙和玺彩画



图 26–2 燕喜堂东稍间金步龙凤方心金线混合体彩画（一）



图 26–3 体顺堂东围房南数 7–11 间外檐龙凤方心金线混合体彩画（二）



图 26–4 养心门外值房龙锦方心墨线小点金旋子彩画

后随侍寝宫高于皇贵妃随侍寝宫、皇贵妃又高于其他妃嫔随侍寝宫的级别、低等级太监临时住所级别更低的布局）分为龙和玺〔图 26-1〕、龙凤和玺、龙凤金线混合体〔图 26-2、图 26-3〕、龙锦方心墨线小点金旋子〔图 26-4〕、海墁彩画，共计五个层次的彩画（见表 3）。

表3 养心殿建筑外檐彩画与建筑功能对应表

建筑名称	建筑功能	彩画类型	主题纹饰
养心殿正殿、梅坞	皇帝处理日常政务、	龙和玺彩画	龙纹
东西配殿	供奉皇考牌位及佛堂功能		
后殿及穿堂	皇帝的寝宫	龙凤和玺彩画	龙凤纹
体顺堂	当朝皇后的随侍寝宫 (或者同光时期的东太后临时休憩)	龙凤和玺彩画与龙凤金线混合体彩画[1]	龙凤纹、西番莲、夔龙
燕喜堂	当朝皇贵妃随侍寝宫 (或者同光时期的西太后临时休憩)	龙凤金线混合体彩画[2]	
东西围房	妃嫔等人随侍住所		
养心门外值房	低等级随侍临时住所	龙锦方心墨线小点金旋子彩画	龙纹、锦纹、旋花纹
正殿雨搭	防晒遮雨	海墁彩画	葡萄、藤萝、海棠花
梅坞雨搭	防晒遮雨	海墁彩画	梅花

1. 燕喜堂、体顺堂、东西围房等建筑外檐彩画

燕喜堂、体顺堂、东西围房等建筑外檐“龙凤方心金线混合体彩画”特殊样式，绘制于清代同治年间，有浓厚的“晚清样式”特征，体现了等级严明秩序、清代晚期慈禧“垂帘听政”时期装饰风格的实物例证〔图 26-2、图 26-3〕。不包含在目前所归纳的清代官式建筑彩画五种大的类别内，是紫禁城建筑彩画体系中的孤例，

1 体顺堂廊步外侧绘龙凤合玺彩画，金步外侧及廊步内侧绘龙凤方心金线混合体彩画。

2 不包括东围房廊步外侧绘龙合玺与龙凤金线混合彩画，西夹道围房廊步内外侧、穿插枋及承椽枋朱红油饰。

这种彩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

根据对燕喜堂、体顺堂（除擎檐枋外侧面）、东西围房外檐彩画遗迹的调研勘察来看，金线混合体彩画轮廓大线存在两种框架组合，组合样式一檩枋（擎檐步上下枋）使用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主体大线框架组合〔图 26-2〕，组合样式二擎檐步上下枋[1]使用旋子彩画和和玺彩画主体大线框架组合〔图 26-3〕，从金箔工艺上来看，彩画的大线均为双线沥粉贴金做法，彩画上的龙凤、西番莲、夔龙等纹饰也都为片金做法，环套箍头处还使用了金琢墨做法。这几处的金线混合体彩画，融合了和玺、旋子、苏式三种彩画的框架构图、主题纹饰全部用龙、凤纹、西番莲纹，龙凤纹仅在高等级彩画中应用，而西番莲、夔龙纹饰绘于找头处情况常见于清早期龙凤方心西番莲灵芝找头和玺彩画中，尤其是西番莲纹饰在紫禁城中多用于女性使用的高等级建筑彩画中，慈禧太后尤其喜欢西番莲纹饰，大量的作为建筑与服饰的装饰符号而不断出现，清末混合体彩画体现了设计者为了迎合慈禧太后的审美喜好而设计出的新品种。

四 余 论

官式彩画的研究仅是从单一的类型学去探求，难免会失之偏颇，更应该采取多角度、多学科的方式，特别是科技手段的介入为彩画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印证了对彩画年代分析的结论。养心殿区建筑彩画在明代中晚期、明末清初、清代中期、清末几个不同历史时段重缮痕迹真实地体现了养心殿在明代从一座皇帝的便殿逐步上升为清代紫禁城的核心建筑，对于研究紫禁城明清两代的建筑格局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中晚期嘉靖朝养心殿区作为皇帝的御用膳房和炼丹斋醮的场所，正殿明间脊步绘制五彩云纹及墨线点金旋子彩画；到明末清初之际养心殿又一度作为康熙皇帝读书学习及造办处作坊使用，正殿东西暖阁顶棚添加一层五锭形式白樘壁子顶棚，裱糊金莲水草软天花，大木梁枋绘墨线点金旋子彩画；其余附属用房为彻上露明造结构，大木梁枋装饰低等级无金雅伍墨旋子彩画。

清代自雍正朝以后养心殿正式作为皇帝政寝合一的使用场所，正殿西暖阁开辟了佛堂，乾隆朝室内装饰空间发生较大改动，正殿明间提升为最高等级的龙和玺彩画，后殿（皇帝寝宫）及工字廊彩画绘龙凤和玺彩画；清代晚期同光时期慈禧皇太后在养心殿两度垂帘听政，养心殿整区建筑外檐彩画根据不同功能与等级，绘制了相应等级的龙和玺、龙凤和玺、金线混合体彩画、龙锦方心墨线小点金旋子及海墁彩画，特别是金线混合体彩画出现反映了慈禧太后当权的特殊历史阶段。也折射出官式彩画的本质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皇权。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

1 东围房南数第七间至南数第十二间檐部外侧。其余间皆为组合样式一。